美债大戏损害美元信誉

本报记者 **张 红**

美债是否会违约？本月17日，美国迎来第一个关键节点。全世界都在瞪大眼睛、紧张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其实，美债大戏已非首次上演。在担忧违约带来严重后果的同时，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不会让美债违约。只是，这频繁上演的大戏或许会进一步伤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

世界的关注

美元是全球市场的主宰货币，占据75%以上的市场份额，只要美国两党一闹腾，世界各国都会很紧张。

如果美债违约，后果将会如何？对于这一问题，世界的答案很清楚：信贷市场混乱、美元币值下跌、股市下跌、国债利率飞涨，其负面效应甚至会让全球经济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

相关各方均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的争论持续下去，将会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15日在内阁会议后也表示，如果美国不履行偿债义务，“(日本政府) 资产则将受到影响。这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巨大拖累”。此外，日本财务省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日本投资者抛售近23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金额创下历史纪录。

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关键支撑因素无疑是美国在全球投资者心目中的公信度。正是这种信誉使得美国在债务水平远高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情况下依然得以安享AAA最高主权评级。

但是，频繁上演的违约大戏已经开始引发各国不满。惠誉等评级机构认为，华盛顿在政治方面的闹剧，只会进一步伤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在金融市场，策略师已连续第三个月下调了对美元的预测，这种情况以往相当罕见。

美元的压力

分析机构指出，美债危机对美元的打击是信心层面的，长期来看，美元的霸权地位必将承受压力。

迈克尔·赫德森在《金融帝国》一书中指出，二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空前强大，一举奠定了美元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的“硬通货”角色。1971年9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彻底放弃金本位，开始完全依赖政府信用。

从此，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纸币，世界向美国供应资源和产品。而其他国家为了美元储备的保值增值，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从而使美元回流到美国。

专家指出，美国借助美元霸权让自己过了几十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日子。在此期间，美元曾经历过来自日元和欧元的试探性挑战。但是，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曾被撼动。

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霸权成为千夫所指，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声音不绝于耳，更有人满怀希望地喊出了“货币战争”的口号。

分析指出，目前看来，美元的地位依然无人能敌，不过，变化已经开始发生。有经济学家近期指出，随着欧元、日元、英镑、澳元、加元、人民币的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绕过美元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美元的储备货币光环不断褪色。美联储大规模印发美元，削弱了美元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导致许多贸易大国在必要时使用其他货币。比如杜邦公司结算许多国际账户时使用了人民币和欧元。

如今，频繁上演的美债大戏更是让美元的头号储备货币地位遭受持续打击。专家认为，这会促使大家减持有过多美元资产，而是转为广泛持有多种货币资产。

闹剧的终结

分析指出，在美国公债规模不断逼近上限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并未作出激烈反应，这间接表明金融市场坚信美国国会一定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毕竟，为了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世界相信，美国不会轻易让美债违约，让美元退出国际储备货币的舞台。

这也说明，美债僵局无非是一个舞台，各方不过是借此来提升自身的议价能力，争取更多的博弈筹码。

然而，美债风波是不是能在最后一刻得到解决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番闹腾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专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以及美元的信誉都成为了赌注。美国两党会不会不小心出现“玩火者自焚”的结果，谁也不敢断言。

有分析人士指出，反复出现的美债问题操纵着整个世界的心跳。如今，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美国或许需要调整思维方式，不要再“绑架”世界经济了。

10月15日，叙利亚迎来穆斯林传统节日宰牲节。住在首都大马士革的部分儿童在家长带领下来到阿兹姆宫，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绘画、手工、游戏等活动。

大图：几个儿童在画画。

小图：一名志愿者帮一名女孩在脸上画国旗。

新华社记者 **张迺杰**摄

加拿大总督的中华情

本报记者 **李学江**

图为约翰斯顿总督在总督府接受记者采访。

加拿大总督戴维·约翰斯顿将于本月18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他表示，他的中国之行有两层含意：从国家层面上说，他的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加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并拓展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创新、教育合作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从个人层面上说，他个人和他的全家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当校长，为加中教育合作奔走

这位大学校长出身的总督对两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格外重视。在2010年被任命为总督前，约翰斯顿曾出任多所加著名大学的校长，为加中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作出诸多贡献。1981年他作为加麦吉尔大学校长访华时，就同北京的医学院建立起合作关系。他说，白求恩赴华前就是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因此，重建合作关系是对历史传统的恢复与承继。在滑铁卢大学校长任上，他致力于该校同中国南京大学的合作，并因此在2012年4月被南京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10年前滑铁卢大学同南京大学合作，在南大建立了一所“中国-加拿大学院”，实行2+2制，即中国学生在南大读前两年，在滑铁卢大学读后两年，毕业时获得两校学位。以此为发端，两校又在北极环境研究、气候变暖、西北航道通行等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各方都从中获益颇多。

做父亲，为3个女儿留学中国高兴

总督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他的5个女儿中，有3人曾在中国学习过：两个大女儿，一个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两年汉语；另一个在香港的中文大学读了一年，又为学汉语而分别在南京和杭州度过两个夏天；第4个女儿则在上海读了4个月。总督说：她们一开始多是出于好奇，但后来“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与尊重”。总督说，“她们在中国的经历标志着她们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她们的眼界被打开了，她们开始欣赏中华文明及其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因此，我们全家都深爱中国。孩子们从中国回来后，就要我们用筷子吃饭，要我们吃中国食品，因为她们认为那（中国食品）更为健康”。

当记者问对此次访华有何期待时，总督说：“我1981年首次踏足中国，几年后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变化之快让我感到吃惊。可是之后当我再度访华时，中国的变化之大再次令我震惊。我想，此次中国之行定能给我留下更深印象。”

（本报渥太华电）

纸钞将走向衰亡吗？

王艳磊

自从中国北宋时期出现“交子”以来，纸币逐渐成为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已经叱咤风云千余年，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纸质钞票或许像有线电话一样走向衰亡。

日前，英国央行宣布将从2016年开始印制塑料钞票，以逐渐取代目前的纸质钞票。如果这一钞票更新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将终结纸质英镑300多年的使用历史。

英国央行计划首先发行印有丘吉尔头像的5英镑塑料货币，随后发行10英镑塑料货币。塑料货币将比现在的纸币小一些，更方便使用者放在钱包中。

据英国媒体报道，2003年到2011年间，在英国由于各种原因被毁的纸钞价值超过5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认为，如果塑料钞票全面投入使用，每年至少可以节约1000万英镑的旧钞回收和销毁费用。

其实塑料钞票早在1982年就已出现，但因技术不够成熟而并未引发人们关注。但较之纸钞更防污、防水、耐热、耐折叠以及4到6倍使用寿命的优势使塑料钞票日渐得宠。自从1988年澳大利亚全面换用塑料钞票以来，目前将其作为流通货币或非流通纪念钞的已有加拿大、以色列、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此之外，纸钞还面对着来自电子货币的挑战，借记卡、在线支付、电子钱包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纸钞唯我独尊的垄断地位。

据美国某市场投资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除100美元纸币外，其他面值纸币发行量逐年递减，达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20美元纸币为例，本年度发行量仅为5.28亿美元，2005年发行量为30亿，而1999年发行量高达40亿。

与此同时，美国个人电子支付体系中各种初具规模的公司呈现风起云涌之势。据美国标枪战略研究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美国国内个人支付业务总规模已达216亿美元。另有研究机构估计称，美国的个人支付业务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800亿至12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泡泡金钱公司的创始人称：“一个最值得高兴的好消息是，目前美国的各家银行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认为电子支付才是美国支付体系的未来。”

目前，世界主流国家都在向“无现金”的交易轨道演进，纸质钞票极有可能像电动打印机和有线电话一样走向衰亡。

任一丁

阿翁死因或再致巴以乱局

于 天

巴勒斯坦官员迅速否认了《柳叶刀》的说法，称“目前尚未接到正式尸检结果”。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主席阿拉维称，正式尸检结果还在保密阶段，这份研究报告“并没有包含任何新内容”，所作推断只是基于去年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有专家认为，“钋-210”的衰变速度非常快，每128天就会减弱一半，按此比例，现今残留应该不到当时的1%。正式的尸检结果能够准确判断吗？

巴以和谈，打不开的局？

“阿翁”如果是非正常死亡，以色列将被指认为头号凶手。巴当局在去年开棺前表态称，如阿拉法特被证实钋中毒，将向国际法庭申诉控告以色列。

毋庸置疑，“炒冷饭”将导致“热反应”：本就脆弱的巴以和谈可能重新陷入危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特尼科夫认为，就算以色列方面可以撇清嫌疑，大量的炒作，加上以色列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种情况下“严肃的谈判恐怕难以进行”。《俄罗斯独立报》说，如果调查表明阿拉法特是被以色列所害，中东地区将会引发史无前例的反以高潮。

事实上，巴以和谈自今年7月重启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据伊朗媒体报道，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称，“时间已经不多，达成和平协议的窗口正在关小，机会也在减少”。他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而后者一直在约旦河西岸建设以色列定居点，和谈期间也未曾停止。

有中东媒体称，炒作“阿翁之死”本身就裹挟着政治利益：这本是哈马斯成为现巴勒斯坦权力核心的原因，他们乐见其成。而炒作恰恰是巴解和法塔赫最担心的问题——这无疑将使巴以和谈更加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面向未来，看不清的路？

美国在新一轮和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以两国军事专家已单独举行会谈，努力制定出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的安全要求；9月底，奥巴马和阿巴斯举行会晤，支持巴勒斯坦以1967年战前边界线为基础的和谈条件。中东问题四方委员会也制定出了振兴巴勒斯坦经济的计划。

压力在以色列这边。以色列正面临着两难境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如果和谈失败，这会导致以色列的外交日益陷入孤立，外方的撤资行动会加速。然而，以1967年战前边界线为条件，等于要把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等富庶土地悉数让出。

如果此轮巴以和谈失败，后果堪忧。巴勒斯坦民意调查中心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8.8%的人认为，重启的巴以和谈如果失败，将爆发第三次巴勒斯坦人武装起义。

无论如何，“阿翁之死”这盘“冷饭”必定会给巴以和谈带来重要的影响。

阿翁之死，破不了的谜？

《柳叶刀》刊登的此份报告包括瑞士科学家对去年研究报告的同行评议。去年7月3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则报道称，瑞士研究机构在阿拉法特的血液、尿液，生前衣服、牙刷、头巾中均检测出超出致死剂量20倍的放射性元素“钋-210”，阿拉法特疑被毒死。而2004年阿拉法特病逝于巴黎时，死因被认为是“脑血管大量出血”。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年间，遗物检验、开棺验尸频繁上演。一次迟到8年的尸检，能否让真相大白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网